

唐代园林诗

徐志华 著

述略

“诗”与“园林”的结合是“诗意地栖居”最贴切的表达。唐代，诗国的高潮，中国古典园林的全盛期，其园林诗描写了唐代园林的规模、建构、风光景致，记录着唐人的园林生活，体现着他们的园林审美情趣，是唐人“诗意地栖居”的语言化石，具有极强的时代特色，在中国古典园林诗史中极具典型意义。本书专门研究唐代园林诗，对唐代皇室园林、文人园林、寺观祠庙园林、公共园林、官署园林诗做了全面系统的整理、思考、评述，既有对其特色、发展规律及成因的探索，也不乏精妙的品评欣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唐代园林诗

述
略

徐志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代园林诗述略 / 徐志华著. —北京: 中国社
会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087-3468-2

I. ①唐… II. ①徐… III. ①唐诗—文学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54916号

书 名: 唐代园林诗述略

著 者: 徐志华

责任编辑: 李新涛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33号

电 话: 编辑部: (010) 66062901

邮购部: (010) 66060275

销售部: (010) 66062901 传 真: (010) 66078622

(010) 66080300 传 真: (010) 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60mm × 230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人类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存环境,不断地对第一自然进行选择改造,不断地创造出适合心意的第二自然——园林。园林是人与自然亲近和谐的体现,也是人类心灵理想的憩所,人们熟悉园林且热切向往园林生活。园林清静而自然,诗意而浪漫,既体现着人们物质层面的需求与理想,也体现着人们精神层面需求与理想,既是形而上(道)的体现,也是形而下(器)的体现。所以关于园林的研究,深入而广泛,园林建筑学、园林史学、园林美学、园林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在当今方兴未艾,蔚为壮观。

相对以上园林方方面面的研究,“园林文学”的研究热度深度全面度系统度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园林文学”还是一个未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概念,尚处于被怀疑有争议状态。很多人对“园林文学”这个概念报以怀疑的态度,提出有没有“园林文学”一说,要求给“园林文学”一个明确的概念,将其与山水文学、旅游文学、田园文学分别开来。在怀疑的过程中,也有学者逐渐认可“园林文学”的存在,并提倡对“园林文学”进行研究。西北大学李浩先生提出唐代文学的研究应引入园林诗、园林散文的概念。他在《唐代园林别业考论》中,对园林别业与文学创作作了相当的研究。其他学者在园林美学、园林文化等的研究过程中也注意到园林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有相应的论说。也有研究者对具体作家的园林文学作品进行仔细的研究解读。一些学校也开设“园林文学”

这门课程。但这仅是开了个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要斟酌澄清与开拓的地方。比如有研究者这样认识理解“园林文学”：

园林文学和其他文学的区别所在：

第一，园林文学积极参加园林的审美活动，贯穿于园林美景的欣赏、品评、研究和创造的始终，一般文学表现的是社会美，而园林文学表现的是自然美和艺术美；

第二，一般文学以写人为主，强调艺术的概括造型和氛围和环境的创设，园林文学以写景为主，以生动具体的写实手法进行刻画入微，追求是“诗中有画”，“状难状之景如在目前”，绘声绘色、淋漓尽致的描写功能；

第三，一般文学以人事活动表现爱憎观点和主题思想，园林文学则以描写景物来表达来表达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讲究“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第四，一般文学常以丑反衬美，而园林文学常表现自然和人文的美景为主；

第五，一般文学惩恶扬善、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为主，园林文学则以审美经验和方法的体验，间接陶冶情操，具有更大的实用价值。^①

这是一个研究者在《园林文学概论》这门课中对“园林文学”概念的解释。显然这样的解释尚需斟酌。园林文学其实也表现社会美，我可以找很多例子说明园林文学在表现社会美。想想初盛唐时期那些皇家园林诗，哪一首不反映社会美？其实她的主要目的就在表现社会美。说到底园林是精神的表现，她何能远离社会，独造风景呢？以上是对“园林文学”概念的认识与研究状况，至于对“园林文学”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就少之又少，近乎没有了。

毫无疑问“园林文学”是客观存在的，“园林文学”的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不乏学术价值。

“园林文学”有很早的历史，她的产生不晚于其他任何文学。《诗经》中的《新台》不是园林诗吗？“园林文学”是与园林与生俱来的，甚或早于园林的产生而产生。试问哪座园林的落成没有文学的喝彩呢？事实上很多园林从其选

^① <http://www.ddyuanlin.com/html/download/>

址开始就有诗文伴随了。杜甫诸草堂、白居易诸草堂等都是从卜居开始就有诗作记录了,“园林文学”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

工业化以来,技术崇拜和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形成了对人的“促逼”和对自然的施加“暴力”,使得人类的生存境遇每况愈下,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问题越来越严峻亟待解决。其实这是一个亘古以来的问题,古人的行为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它们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教训与启示。比如初盛唐时期皇室园林极度发展,数量与规模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骆宾王《帝京篇》)“唐贞观、开元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有千邸。”(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足使时代气吞山河,足使生活在其间的人扬眉吐气,充分体现着盛唐气象。可是中晚唐以后,这些皇室园林却是一改初盛唐时的光彩而萧条冷落破败不堪了。再如整个唐朝文人士大夫拥有自己的园林非常普遍,可是初盛唐时期的文人士大夫有心情在自己的园林里过优游不迫的生活。比如王维就在辋川别业里,“求静得静”悠然地生活着。然而中晚唐后的文人士大夫们却完全没有了这种心境,他们也建设了精致的园林,可有的人终身未到,“试问池台主,多为将相官。终身不曾到,唯展宅图看。”(白居易《题洛中第宅》)“风吹箜篌飘红砌,雨打桐花尽绿莎。都大资人无暇日,泛池全少买池多。”(元稹《和乐天题王家亭子》)“野色晴宜上阁看,树阴遥映御沟寒。豪家旧宅无人住,空见朱门锁牡丹。”(朱庆馀《登玄都阁》)更不说在其间优游不迫地生活了,园林竟然成了一种摆设,成了他们心中的永远向往与思念。这些都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园林关系的历史体现,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也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而这些引起我们深思的给以我们深刻启示的大部分资料就来自于那些逝去的时代给我们留下来的那些款款诗文,所以研究“园林文学”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园林可居可游、可望可行、可雅集聚会、可修道习禅、可避暑纳凉、可疗疾养病、可志学读书、可种植生产。“园林文学”文学地记录着这一切,研究“园林文学”可以更深入全面地了解把握了解每个时代每个阶层、每个群体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审美追求及其成因,使我们对一个时代有更清楚

的认识与了解;“园林文学”的确与山水文学、田园文学、旅游文学交叉叠合,“园林文学”的研究,可逐渐厘清她与山水文学、田园文学、旅游文学的界限,使研究进一步严谨科学起来;在当今文学研究空间日渐逼仄的情况下,“园林文学”的研究可为文学研究开拓新的研究空间;“园林文学”的研究可为园林方面其他学科的研究,如园林美学,园林建筑学,园林史学的研究提供大量的材料,推动着相关学科的研究。所以,研究“园林文学”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唐代,诗国的高潮,中国古典园林的全盛期。无数诗人用无数各种形式的诗歌记录了皇室园林、文人园林、寺观园林、公共园林、衙署园林及其间曾经有过的各种活动和所负载过的各种情趣、思想。我便从这里起手,算作研究“园林文学”的开始。

天资钝,学养疏浅,使我在研究过程中,一再犯难。比如究竟什么是“园林诗”,众说纷纭,使我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园林是人工与自然的结合,以休闲为主,“园林诗”应该是以描写园林为主的诗歌。可我却觉得园林的用途非常广泛,“园林诗”的范畴不应仅此为止。这实在是一个纠结的问题,使我始终对它思考又始终不愿不敢下结论。不愿的是我觉得人文学科富有流动性,其研究不应该死死框定;不敢的是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这样做,怕贻笑大方。纵然我不愿不敢以下定义的方式来定格“园林诗”,可这实在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因为对它的含义的理解,直接影响着它的研究空间与范畴。所以我姑且这样认为:一切以诗歌形式描写园林,记述其中发生的事件、进行的活动、产生的思想情趣的,都应该是“园林诗”。再比如如何安排结构全书。研究的是园林诗,自然就应该以园林为主体来安排结构,这是空间因素;可即使是一个唐朝,也历时近三百年,中间经历了各种风霜雨雪的洗礼,园林建筑、审美及诗歌书写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这是时间因素;况且园林对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乃至不同个人的功能作用也有很大不同,而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个人对园林的审美需求及其诗歌的书写也有很大的不同,这又是点面问题。作为一个系统研究,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进去。如何做到安排上的空间与时间兼顾,个人与时代兼顾,无疑是很困难,使我有顾此失彼之感。再如,

具体某诗人的园林诗究竟有什么特色，有什么价值意义，要给以充分的论述评价。我日思夜想，也有所得，但不敢放胆言说，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识力不够，所以总有言不尽意之憾。更难的是那么多的园林诗一一过目，造成审美上的疲劳迟钝，竟然有难以下笔之感。还有全书的目的在于既要注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寻找唐代园林诗的发展变化规律，又要不失其欣赏阅读价值，二者兼顾，也终是难以达到。最终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挂一漏万、误说谬论不知几何，事已至此，我心惴惴，迫切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徐志华

浙江临安碧桂园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二日

目 录 |

1 前 言

第一章 唐代皇室园林诗

2 概述

4 奉和应制——初盛唐皇室园林诗的镣铐与动力

13 初盛唐皇室园林诗的主调、强音、变奏

25 初盛唐皇室园林重要诗人

34 中晚唐——唐代皇室园林诗的衰落

第二章 初盛唐文人园林诗

44 概述

45 初盛唐文人园林唱和诗

54 初盛唐文人园林题赠诗

59 初盛唐文人园林宴会诗

62 王维、孟浩然等的文人园林诗

76 卢鸿一的《嵩山十志十首》

79 初盛唐其他诗人的文人园林诗

第三章 中晚唐文人园林诗

104 概述

107 杜甫的文人园林诗

- 128 韦应物的文人园林诗
- 133 钱起、刘长卿、郎士元、元吉的文人园林诗
- 147 白居易的文人园林诗
- 165 韩愈、孟郊、贾岛、姚合的文人园林诗
- 179 柳宗元的文人园林诗
- 183 李德裕的文人园林诗
- 191 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的文人园林诗

第四章 唐代寺观祠庙园林诗

- 212 概述
- 212 唐代寺院园林诗
- 242 唐代道观园林诗
- 251 唐代祠庙园林诗

第五章 唐代公共园林和官府园林诗

- 260 概述
- 260 唐长安公共园林诗
- 269 唐代地方公共园林诗
- 276 唐代衙署园林诗
- 284 后记
- 286 参考文献

第一章

唐代皇室园林诗

概述

皇室园林的建筑到唐代已步入辉煌。初盛唐时期，皇家造园特别频繁，经过对隋代宫苑的扩建、改建和本朝大量的新建，形成了大内御苑、行宫御苑、离宫御苑规模宏大体系分明的宫廷园林，达到了皇家园林建设的全盛阶段。“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骆宾王《帝京篇》）即体现着初盛唐皇家园林的宏大气派。

跟皇家大规模频繁的造园相仿，初盛唐诸王公主的园林建设也极为繁盛豪华。初盛唐时期诸王公主都有自己的山庄林亭池苑，有的甚至不只一处，而且规模宏大豪华，可与皇家园林匹敌。高宗女儿太平公主有太平公主山庄，义阳公主有义阳公主山池。中宗女儿长宁公主有长宁公主山池，安乐公主有安乐公主山庄。睿宗诸子有宁王山池、薛王山池、申王园亭、岐王山亭等。睿宗女儿玉真公主有玉真公主山庄。驸马郑潜耀有郑驸马池台，驸马杨师道有安德山池。据记载中宗女儿长宁公主、安乐公主的园林规模就巧取豪夺倾国所有而建，特别广大豪华。《新唐书·诸帝公主列传》载：“长宁公主，韦庶人所生，下嫁杨慎交。造第东都，使杨务廉营总。第成，府财几竭，乃擢务廉将作大匠。又取西京高士廉第、左金吾卫故营合为宅，右属都城，左濒大道，作三重楼冯观，筑山浚池。帝及后数临幸，置酒赋诗。又并井坊西隙地广鞠场。东都废永昌县，主丐其治为府，以地濒洛，筑郭之，崇台、蜚观相联属，无虑废二十万。魏王泰故第，东西尽一坊，漭沼三百亩，泰薨，以与民。至是，主丐得之，亭阁华诡将西京。”《新唐书·诸帝公主列传》载：“主（安乐公主）

营第及安乐佛庐，皆宪写宫省，而工致过之。尝请以昆明池为私沼，帝曰：‘先帝未有以与人者。’主不悦，自凿定昆池，延袤数里。定，言可抗订之也。司农卿赵履温为缮治，累石肖华山，墜约横邪，回渊九折，以石潢水。又为宝庐，镂怪兽神禽，间以璅贝珊瑚，不可涯计。……夺临川长公主宅为第，旁彻民庐，怨声囂然。第成，禁藏空殫，假万骑仗、内音乐送主还第，天子亲幸，宴近臣。”

皇室园林建设的成熟与鼎盛，推动着游赏园林、书写园林的繁盛。初盛唐时期皇室游园、赏园、写园的风气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种皇室游园的盛况唐太宗李世民《帝京篇》第三首是这样描摹的：“飞盖去芳园，兰桡游翠渚。萍间日彩乱，荷处香风举。桂楫满中川，弦歌振长屿。岂必汾河曲，方为欢宴所。”初盛唐，各种节日，如元日、春日、三月三、七月七、九月九、人日、晦日、清明、端午、重阳等，皇室园林里都有规模极大极豪奢的各种宴游活动，“暮春修以文之会，上巳邀祓禊之游。乃结缙绅，撰清辰，殷殷辘辘，歊雾惊尘，望于昆明之滨。观其大浸川陆，博资畿甸，鳧发海，来往沈浮，日月丽天，东西出入。千年珍馆，无复豫章；四面金堤，仍同树杞。是日也，驾肩错毂，备朝野之欢娱；袿服靓妆，匝都城之里闾。翠幕星布，锦帆霞属，余沥下醉于绡人，新声远聒于川后。纵目遐览，识皇代之承平；得意同归，有吾侪之行乐。高明一座，桂树丛生，君子肆筵，玉山交映。束皙以言谈得俊，张华以史汉先鸣，登旨酒而无荒，弦清琴而自逸。于是涉连榻，命孤舟，桃水涨而浦红，苹风摇而浪白，逼匡阜兮遵彭蠡，邈矣载浮；指衡岳而超洞庭，眇焉疑到。曲岛之光灵乍合，神魂密游；中流之萍藻忽开，龟鱼潜动。睇鏐鲸而鼓掉，共看烧劫之灰；历牵牛而问津，欲取支机之石。晴光划野，有象而必形；夕阳照山，无奇而不见。”（宋之问《上巳泛舟昆明池宴宗主簿席序》）写得就是上元巳日昆明池宴游的欢快盛况。这种节日皇室园林里的宴游盛况从杜甫的《丽人行》里也可见一斑。节日之外，皇室园林里也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游赏宴会。唐玄宗曾下诏准许百官可以在平日没有公务时游宴，“百辟叶心，交修皇极，所以天降休命，宝祚维新。今郊庙精禋，大礼克举，万方无事，九有忻心。属献岁芳春，上元望日，既当行庆之序，式广在镐之恩。自今后，非惟旬休及节假，百官等曹务无事之後，任追游宴乐。”（《许百官游宴诏》）

不是旬休假日只要没有曹务就可出来游玩。这样君臣有了更多的时间在皇室园林里游宴，园林宴游生活成了君臣贵戚生活的重要部分。在园林胜景及宴游气氛之助下，在君臣们日渐膨胀的风雅情趣与江山生命永存思想的指引下，他们歌颂着这皇室园林里的宴游，并且品第着这些颂歌。“景穷胜践，归限严归，思染翰于上林，顾挥戈于濛汜。主称未醉，惟见马驻浮云；宾共少留，自有鱼衔明月。宫商待叩，群公之获助已多，序引先题，下走之求蒙不逮。请授素幅，以颂佳游，使一时之兴咏遥存，千古之姓名常在。”（宋之问《上巳泛舟昆明池宴宗主簿席序》）这样皇室园林成了作诗的胜地——“诗园”，不计其数的皇室园林诗产生了，不乏其数的佳作也产生了，这些皇室园林诗极大程度地体现着时代之强盛与亢奋。

天宝以后，国力衰退，皇室园林建设减少，原先辉煌的皇室园林也逐渐衰落破败，皇室园林走向衰落，皇室园林里虽也还有宴游的盛会，但其规模及参与者的心境大不如前，与之相应皇室园林诗歌创作也从数量到气象大不如初盛唐逐渐走向衰落。

奉和应制——初盛唐皇室园林诗的镣铐与动力

初盛唐时期皇室园林里宴游活动中，皇帝赋诗，群臣唱和的场面特别盛大。宋之问《早秋上阳宫侍宴序》：“圣皇乃望芝田，赋葛天，和者万，唱者千，乃命小臣，编纪众作，流汗拜首，而为序云。”吕令向《驾幸芙蓉园赋》：“日落前溪，云垂后殿，陌上气合，花间露滋。徐飞睿藻，再融神眇，群公既奏柏梁文，万乘方回瑶池宴。”叙述的都是这种在皇室园林里君臣应制奉和的作诗盛况。这是宴游的盛会，也是作诗的盛会。初盛唐皇室园林诗与奉和应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奉和应制的镣铐中前进发展。

初盛唐大多数唐皇室园林诗贴着奉和应制的标签。从诗的题目上看，初盛唐皇室园林诗，作者若是皇帝，有“宴群臣”、“同群臣”、“幸”等语，如

唐太宗李世民的《幸武功庆善宫》、《春日玄武门宴群臣》，唐玄宗李隆基的《同二相已下群官乐游园宴》；作者若是朝臣，有“奉和”、“应制”、“应召”、“应令”、“侍宴”、“陪幸”、“和”等语，如许敬宗的《奉和仪鸾殿早秋应制》、《奉和圣制登三台言志应制》，宋之问的《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王德真的《奉和圣制过温汤》，郑义真的《奉和圣制过温汤》，上官仪的《早春桂林殿应诏》，刘祎之的《九成宫秋初应诏》，褚遂良的《奉和禁苑饯别应令》，李峤的《游禁苑陪幸临渭亭遇雪应制》，不胜枚举。

因为是奉和应制，所以初盛唐皇室园林诗的作者不够专业不够纯粹，作品质量不高，程式化强而个性弱，应酬性强而创造性弱。虽然这些朝臣，能亲历常人无法看到的“二月黄鹂飞上林，春城紫禁晓阴阴。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钱起的《赠阙下裴舍人》）的皇家园林景色，也可以陪皇帝幸游诸王公主的园林，成为皇室园林诗歌创作的主体，但他们大部分不是诗歌的真正作手，作诗不是他们的专业，多数人不过是场面的应付而已，在《全唐诗》中，除了应制的那几首外，别无他作。奉和应制是一种集体创作，面对相同的景致，相同的活动，表达同样的思想，决定了作品质量不高，程式化强而个性弱，应酬性强而创造性弱。杨慎《升庵话诗》云：“唐自贞观至景龙，诗人之作，尽是应制。命题既同，体制复一，其绮绘有馀，而微乏韵度。”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里略举几例，如唐太宗李世民《过旧宅二首》与许敬宗的和作。李世民《过旧宅二首》：

新丰停翠辇，谿邑驻鸣笳。园荒一径断，苔古半阶斜。
前池消旧水，昔树发今花。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

金舆巡白水，玉辇驻新丰。纽落藤披架，花残菊破丛。
叶铺荒草蔓，流竭半池空。勿珮兰凋径，舒圭叶翳桐。
昔地一蕃内，今宅九围中。架海波澄镜，韬戈器反农。
八表文同轨，无劳歌大风

许敬宗《奉和过旧宅应制》：

飞云临紫极，出震表青光。自尔家寰海，今兹返帝乡。

情深感代国，乐甚宴谯方。白水浮佳气，黄星聚太常。
岐凤鸣层阁，鄠雀贺雕梁。桂山犹总翠，蕲薄尚流芳。
攀鳞有遗皓，沐德忝称觞。

唐太宗的原作以刘邦自比，写功成之后回故乡的所见与所想，不乏真情实感。家园因自己多年不在无人打理而荒芜萧条。隐隐中可见其内心的感伤，但这并不能掩饰他对统一天下的成功的喜悦与治国安邦的四海之志。可是许敬宗的和诗却缺乏真情实感，和诗极写唐太宗功成之后回故乡的欢乐与天地同庆的光辉、出于应酬的赞美恭维显见，可谓绮绘之笔写恭维之意了，自然缺乏韵度。再如唐高宗李治《七夕宴悬圃二首》与许敬宗的和作。李治《七夕宴悬圃二首》：

羽盖飞天汉，风驾越层峦。俱叹三秋阻，共叙一宵欢。
璜亏夜月落，靃碎晓星残。谁能重操杼，纤手濯清澜。

霓裳转云路，风驾俨天潢。亏星凋夜靃，残月落朝璜。
促欢今夕促，长离别后长。轻梭聊驻织，掩泪独悲伤。

许敬宗《奉和七夕宴悬圃应制二首》：

牛闺临浅汉，鸾驷涉秋河。两怀紫别绪，一宿庆停梭。
星模铅里靃，月写黛中蛾。奈许今宵度，长婴离恨多。

婺闺期今夕，蛾轮泛浅潢。迎秋伴暮雨，待暝合神光。
荐寝低云鬓，呈态解霓裳。喜中愁漏促，别后怨天长。

高宗原作写得是牛女短暂的相见的欢乐与长久分离的悲伤，“促欢今夕促，长离别后长”。许敬宗和作说，“喜中愁漏促，别后怨天长”。真是同出一气，同跳一脉，哪里有“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独创与个性呢？再如宋之问、李峤、苏颋几位大家侍宴陪游芙蓉园的应制之作，宋之问《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

芙蓉秦地沼，卢橘汉家园。谷转斜盘径，川回曲抱原。
风来花自舞，春入鸟能言。侍宴瑶池夕，归途笳吹繁。

李峤《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

年光竹里遍，春色杏间遥。烟气笼青阁，流文荡画桥。

飞花随蝶舞，艳曲伴莺娇。今日陪欢豫，还疑陟紫霄。

苏頲《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

御道红旗出，芳园翠辇游。绕花开水殿，架竹起山楼。

荷芰轻薰幄，鱼龙出负舟。宁知穆天子，空赋白云秋。

所写之景哪一首脱离了流水画桥、蝶舞莺歌，飞花翠竹、烟笼气薰呢？所比之境哪一首不是秦沼汉园、瑶池紫霄。这种诗歌几乎形成一套格式，写壮观全用上林云梦，写华彩不出瑶池紫府，述皇德无非尧舜文武。

初盛唐皇室园林诗，虽然质量不高，但写作起来并不容易，而且难度极大。这首先因为人的才华不同，有速有慢，“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掇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淮南崇朝而赋《骚》，枚皋应诏而成赋，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瑀据案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文心雕龙·神思篇》）说得就是这个道理。可是皇室园林里的作诗是游赏、宴饮当场完毕的急就之章。“列筵邀酒伴，刻烛限诗成。”（孟浩然《寒夜张明府宅宴》）说得是文人园林里规定时间的唱和，皇室园林里的奉和应制也一样，没有过多的时间来酝酿思考，需要急才。唐中宗李显《九月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得秋字并序》云：“陶潜盈把，既浮九醞之欢；毕卓持螯，须尽一生之兴。人题四韵，同赋五言，其最后成，罚之引满。”据《唐诗记事》载：“时景龙三年，是宴也，韦安石、苏瑰诗先成，于经野、卢怀慎最后成，罚酒。”宋之问在《宴龙泓诗序》中云：“此之嘉会，金日难逢，曹子建七步之才，论情实愧；江文通五色之管，岂宜虚掷？”也说明了这等场合作诗要具有快才。在有限的的时间里要又好又快地完成一首应景诗是不容易的，如果没有急才恐怕难以应付这种场面。我们熟知的武则天“夺锦袍”之事，就是很好的说明。其次，这些诗的创作其实是文字游戏，玩的是文字编排的高超技术。如果没有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就露出诗艺的拙劣。奉和要和意、和韵、和体，既受原作思想情感的限制，又受押韵的限制，